



閱讀的鏡像

季進◎著

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閱讀的鏡像

季 進 著

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閱讀的鏡像 / 季進著. -- 初版 -- 臺北市：
文史哲, 97.11
面：公分. -- (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 34)
ISBN 978-957-549-826-9(平裝)

1. 中國文學 - 現代 (1900-) ,

820.98

97023753

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34

閱讀的鏡像

著者：季進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http://www.lapen.com.tw>

e-mail: lapen@ms74.hinet.net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正雄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 · 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三五〇元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2008）十一月初版

著財權所有·侵權者必究

ISBN 978-957-549-826-9

閱讀的鏡像

目次

輯一	1
「對權勢說真話的人」	2
偉大的傳統	6
文學的力量	9
無邊的帝國	12
英格蘭的以賽亞	15
氣味·欲望·罪惡	19
重讀加繆	22
為生存而表述	26
文學的煉金術士	30
「凝望仁慈上帝的窗口」	33
「我們時代的重荷」	36
請為駝背小人祈禱	39
黑色的詩篇	43
詩人的信條	46
一個人和一座城市	49
獻給繆斯的霓裳羽衣	52

2 閱讀的鏡像

觸摸感性的歷史	55
宗教生活的操縱者	58
「墮落」的人類，童真未泯	61
輯 二	65
語言與具象	66
迷失在愛情的香氣裏	70
渾然氣象	74
為誰而等待？	78
「我的書本去的地方」	82
「三十九年後，我向西飛去」	86
人間四月讀書天	89
夢魂長逐漫漫絮	92
花開水流兩無情	95
「這些憂鬱的碎屑」	98
細味人生	101
不倦傳道的人生	104
一個人的北大之路	110
張家舊事	114
一份畫報與一個時代	119
開在心底的花朵	122
輯 三	125
風華絕代的「上海摩登」	126
鐵屋中的吶喊	130
既是狐狸，也是刺蝟	134
豐饒的麥田	137

怎樣歷史？如何闡釋？	141
文化生態：看不見的手	144
靈魂的探尋	147
從卡夫卡到昆德拉	151
世紀末的回顧	155
俠品·書品·人品	158
海外漢學三家訪談散記	163
輯 四	169
《繡像小說》：晚清社會文化的鏡子	170
鴛鴦蝴蝶《禮拜六》	173
《新青年》：激進的風旗	176
狂飆突進的《創造》季刊	179
承傳與斷裂：《小說月報》	182
重估《學衡》	185
《新月》：「懷抱著未來的圓滿」	188
《人間世》：開卷有益、掩卷有味	191
《文學雜誌》：自由而純正的文學	194
《現代》：現代主義的狐步舞	197
《水星》：星水微茫	200
時代之波：《戰國策》	203
輯 五	207
智者的風範	208
無極而太極是爲道	217
迎刃析疑如破竹	222
面向世界的對話者	229

4 閱讀的鏡像

文化旅人	238
和天使一起飛翔	247
點燃彼此的期待	252
一緣一劫綴花枝	256
後 記	261

輯 一

「對權勢說真話的人」

偉大的傳統

文學的力量

無邊的帝國

英格蘭的以賽亞

氣味·欲望·罪惡

重讀加繆

為生存而表述

文學的煉金術士

「凝望仁慈上帝的窗口」

「我們時代的重荷」

請為駝背小人祈禱

黑色的詩篇

詩人的信條

一個人和一座城市

獻給繆斯的霓裳羽衣

觸摸感性的歷史

宗教生活的操縱者

「墮落」的人類，童真未泯

「對權勢說真話的人」

薩依德 (Edward Said, 1935~2003) 是當今國際知名的文化批評家。他 1935 年出生於耶路撒冷，1950 年代赴美國求學，1964 年以《康拉德與自傳小說》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此後一直在哥倫比亞大學講授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然而他的著作更多地聚焦於政治觀察與文化批判，出版了《東方學：西方對於東方的觀念》、《巴勒斯坦問題》、《報導伊斯蘭》、《文化與帝國主義》、《流離失所的政治》等一系列著作，被稱為「當今美國最傑出的文化批評家」。同時，他又以知識份子的身份直接投身於巴勒斯坦解放運動，成為美國最具爭議性的學院人士。

無論是他的學術著述，還是政治參與，其實都貫穿著一個中心議題，即知識份子問題，他在許多文章及場合都對知識份子話題表示了極大的關切。出版於 1994 年的《知識份子論》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對此問題作了最為集中而深入的闡述。這本書原來是 1993 年薩依德應英國廣播公司之邀發表的瑞思系列演講，它沒有了高頭講章的一本正經，卻多了些薩依德獨具個性的暢所欲言。全書所涉及和討論的知識份子的角色、知識與權力的關係、再現的政治與倫理、人文主義的關懷、反對雙重標準、堅持批判立場、強調文本與語境的關係等等，不但是薩依德關於知識份子的論述，也是來自第三世界的薩依德自己作為知識份子的獨特感受。對於薩依德來說，知識份子的重任就是

「努力破除限制人類思想和溝通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和化約式的類別（reductive categories）」，不管個別知識份子的政黨隸屬、國家背景如何，「都要固守有關人類苦難和迫害的真理標準」。知識份子就是要從種種壓力下尋求相對的自由，他應該始終秉持「一種反對的精神（a spirit in opposition），而不是調適（accommodation）的精神」。知識份子應該扮演的是質疑而不是顧問的角色，對於權威與傳統應該存疑，甚至以懷疑的眼光看待。換言之，知識份子應該是特立獨行，甘於寂寞，秉持獨立判斷及道德良知，不攀權附勢，不熱中名利，勇於表達一己之見，充當弱勢者的喉舌，保持批判意識，反對雙重標準及偶像崇拜。從這個意義上，薩依德把知識份子稱為「對權勢說真話的人」。

尤其令人感佩的是，薩依德自己就是一個特立獨行、勇敢無畏的知識份子，顯示出偉大的人格力量。一方面，他始終堅持批判立場，認為「批評必須把自己設想成爲了提升生命，本質上反對一切形式的暴政、宰製、虐待；批評的社會目標是爲了促進人類自由而產生的非強制性的知識」（《世界·文本·批評家》），強調「對立」、「對抗」、「對位」，《東方學》等著作就是批判西方主流的學術與媒體對所謂「東方」的錯誤呈現，以至薩依德被不少西方人視爲仇視西方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他積極投身巴勒斯坦解放運動，直言不諱地發表自己的政治見解。1993年，阿拉法特與以色列簽署著名的「奧斯陸原則宣言」，受到普遍的讚揚，而薩依德認爲該協定漠視巴勒斯坦人的歷史與現狀，嚴重損害了巴勒斯坦人的權益，對其嚴加批評，並與阿拉法特劃清界限。薩依德本人因爲參與政治活動，多次遭到死亡威脅，可他卻無所畏懼，將生死置之度外。有一次在貝魯特露天用餐時，旁邊發生槍戰，

其他人都趕忙走避，惟獨薩依德依然談笑風生。即使是近年罹患白血病，不斷進出醫院，他也沒有停止手中的筆，依然著書立說，發揮著自己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的作用與影響。

自從 1898 年「德雷福斯事件」之後「知識份子」(intellectual) 作為一個歷史概念第一次在西方出現，關於知識份子的論述就不絕如縷。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把知識份子界定為掌握文化成果並領導某一文化共同體的群體；曼海姆 (Karl Mannheim) 把知識份子稱為「漫漫長夜的守更人」，他們以知識為依託，保持了對歷史和社會最為清醒的分析與判斷，認為「只有知識份子才是站在最合適的立場上來理解由社會結構、實踐和期望所決定的思想意識」；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則在其著名的《獄中劄記》中把知識份子劃分為「有機的」和「傳統的」兩類，即有鮮明的階級歸屬的體制集團內的知識份子和非體制集團內的知識份子；而福柯 (Michel Foucault) 則認為知識份子不能再幻想成為社會的自知先覺者，只有正視「知識／權力」複合體系在現代社會中的具體作用，進行具體而微的體制內的反體制抗爭，文化評論的工作才能產生真正的效用。可見，各路文化英豪的一個共識就是，知識份子的精神本質就在於他的「批判精神」。所謂批判又有兩個層面，一是專業層面的知識的形成與增長以批判作為自己的內驅力；二是社會層面，在各自的專業之外，為社會主持正義、傳播真理、抵抗權勢。這兩個方面顯示了知識份子存在的批判本質。然而，真正把這種批判精神與自己的生命相融合的知識份子並不多見，薩依德恰恰做到了兩者的完美融合。我們可以說，薄薄的一冊《知識份子論》凸現出薩依德特殊的經驗與立場，是薩依德用生命寫就的一部大書，也是值得我們每一個知識份子細細品讀

的經典，它會引領我們穿越當下世俗的遮蔽，尋找自己在這個社會中的真實存在。

偉大的傳統

十幾年前讀夏志清那本著名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就知道了利維斯的大名。夏志清十分敬佩利維斯對人性的道德關懷，他的文學趣味與價值取向（包括《中國現代小說史》）都很受利維斯的影響。他對利維斯評價之高，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於是心裏一直想著能拜讀利維斯，尤其是他的經典名著《偉大的傳統》。現在三聯書店終於推出了由袁偉翻譯的這本巨著，一氣讀完，竟沉緬其中，久久回不過神來，這在我理論著作的閱讀體驗中，倒是十分難得的。

利維斯（F.R.Leavis，1895～1978）一生都在劍橋度過，劍橋之於他就像柯尼斯堡之於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一次大戰中，他曾應徵入伍，在戰火硝煙中，伴隨他的是一本袖珍本彌爾頓詩集。戰後，利維斯重返劍橋，於1924年完成了博士論文，1936年成爲劍橋唐甯學院院士，被聘爲劍橋英文系講師。期間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獨立創辦了著名的文學批評雜誌《細察》（*Scrutiny*，1932～1953），對當時的英國文學批評產生了重大影響。詩人、批評家唐納德·大衛一度將《細察》當作聖經來讀，而利維斯則被奉爲先知。利維斯的影響於此可見一斑。利維斯1962年退休後，曾任教於多所英國大學，1978年被授予榮譽勳位。1948年，利維斯出版《偉大的傳統》一書，對英國小說傳統進行全面的重估，氣勢恢宏，波瀾起伏，砥礪思想，激揚文字，

使人拍案叫絕。書前附了一張他的照片，禿頂，清瘦，手持一本書，白色的襯衫領口翻開在黑色外套上，目光深邃而堅毅，更使我心生敬意。

19世紀中葉以來，隨著資本主義物質文明的發展，一些文化精英開始反思工業文明，把「文化」從「文明」中分離出來，認為「文化」作為「整體生活方式」意味著一個比「文明的進步」更為優越的生活模式，形成了以阿諾德（Matthew Arnold）等人為代表的文化主義傳統。利維斯的文化觀念很大程度上就來自於這種文化主義。只不過利維斯在一定程度上把文化轉變為語言與文學問題，從而完成了從文化批評向文學批評的轉換。他認為，對文學藝術敏感而又有鑒別力的人是文化聖所的守護者，他們是少數人，卻保存了傳統中最不易察覺又最容易消亡的成份。文學批評就是培養「一種正確得當的差別意識」，即經典意識，從而提高普通讀者的精神格調與文學品味。在《偉大的傳統》中，獲得經典殊榮的偉大作家只有 J·奧斯丁、G·艾略特、H·詹姆斯、J·康拉德和 D.H.勞倫斯等少數幾位，只有他們才構成了英國文學的「偉大的傳統」。對於利維斯來說，這個傳統既是文學的傳統，也是道德意義上的傳統。這些作家不僅是形式、手法和技巧上的創造性天才，更對道德關係和人性意識有著嚴肅的興味關懷。前者只有服務於後者才有意義，他對《愛瑪》、《米德爾馬契》、《一位女士的畫像》等文本細察式的評析無不是為了說明這一點，也因為這個原因，梅瑞狄斯、哈代等著名人物則被利維斯認為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頗有些「識英雄於風塵草澤之中，相騏驎於牝牡驥黃以外」（錢鍾書語）之勢。利維斯認為可貴的文學經驗對於有機的生活方式至關重要，試圖通過重塑文學傳統的道德關懷來

抵制流行文化的威脅，挽救傳統文化的衰落，甚至因此成為英國文化研究的先驅，成為理查·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E.P.湯普森（E.P. Tompson）等人最直接的思想資源。利維斯的這些思想，對於我們反思當代中國文學的道德敏感性，思考後現代語境中中國傳統文化的命運，似乎頗多啓示。

利維斯是 20 世紀英國文學批評史上舉足輕重的大家，他的實際影響幾乎無人可及。我在想，利維斯本人連同他那純粹的文學趣味與深切的道德關懷其實也已經成為了英國文學偉大傳統的一部分，他與「偉大的傳統」似乎有著天然的聯繫。我很喜歡「偉大的傳統」這幾個字，簡單而大氣，可又有多少作品、多少作家能配得上「偉大」二字呢？

文學的力量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是 20 世紀最令人費解，也最易遭人誤解的作家之一。

凡是讀過他作品的人都有一種強烈的感覺，閱讀他的小說就像進入了一個亦真亦幻、似夢非夢的世界，童話、神話、傳說，歷史、現實、未來，還有荒誕不經的比目魚、母鼠、貓狗、蝸牛等等，構成了他奇幻的小說世界。對他的評論所形成的激烈對峙幾乎成爲一大奇觀。德國《明鏡》週刊曾將這樣一幅剪貼照片搬上封面：德國「文學批評教皇」瑪策爾·萊希·拉尼茨基將格拉斯的小說《遼闊的原野》撕成了兩半。甚至有評論稱，格拉斯與其說是一位真正的文學藝術家，還不如說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懺悔者」，他的文學生命在《鐵皮鼓》之後就已衰竭。可是，1999 年，瑞典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辭卻對他的作品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爲「他總是一再地將那些公認的批評家們的標準拋在身後，自己卻在使人目瞪口呆的自由中轉向新的計畫。」從《鐵皮鼓》到《我的世紀》，以至前兩年推出再起爭議的自傳《剝洋蔥》，都「證明了文學仍然是一種力量」。

1998 年 6 月到 8 月，德國不萊梅廣播電臺文學部主管哈羅·齊默爾曼與格拉斯本人先後進行了多次坦誠、真實的公開討論，並在不萊梅廣播電臺和電視一台播出，後來成書爲《啓蒙的冒險》。這些訪談事先沒有刻意的安排，再加上對話體特有的魅力，

使得這本對話隨意親切，又不乏深度。格拉斯對《鐵皮鼓》、《狗年月》、《比目魚》、《母鼠》、《遼闊的草原》等作品的寫作背景、創作過程、敘述手法等都作了介紹，尤其是他對歷史的反思、對現實的關注、對人類未來的憂慮，更是讓人感受到格拉斯的深厚情懷。對於不習慣格拉斯的讀者，這本對話可以作為解讀格拉斯奇幻想象的一把鑰匙；對於種種關於格拉斯的非議，這本對話也可以視為一次全面的回應。

格拉斯的全部作品都基於這樣一種判斷：「我不把歷史進程看作是精神世界的過程，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而把它看作一個荒誕的、對理性嘲諷的過程。它不斷證明，我們是多麼需要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它同時又證明，我們從歷史中吸取教訓時又是多麼無能為力。」（《啓蒙的冒險》）確實，格拉斯的歷史理念令人感動。他是針對逝去的歷史在寫作，通過寫作去喚起被遺忘的歷史，因為他知道，歷史是無法被遺忘的，它會追趕上我們，直至未來。著名的「但澤三部曲」，就描寫了德國 20 世紀 20 年代中期到 50 年代中期的歷史與現實，對德國的納粹時期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讓人重新瞭解被謊言改變的、被意識形態蒙蔽的東西。正如格拉斯所說，它們是「充滿破碎想像與破碎形象的小說，我們時代的矛盾心理與雙重意義為它提供了典範」。到了《比目魚》中，格拉斯更是在人類演變的範圍內虛構了理性的歷史，對一切烏托邦的對時代終結的預料進行了質疑。它用深不可測的過去的深度與同樣難以衡量的未來的前景，敘述了生命、愛情與性別的鬥爭，敘述了強烈的感性的由利益決定的權力與意識形態的過程。《母鼠》則進一步推動了「重新構建啓蒙的世界意義與人類真實的合理性的對抗遊戲。」沒有人把我們拉向地獄，人類的終結是人類一手